

共赴岁月悠长

■王健根



陈磊绘

肌肉逐渐萎缩病变，皮肤泛起青绿色，还长出了浓密的黑色绒毛，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。医护人员将滚烫的熔融白蜡敷在我的左臂，钻心的剧痛瞬间袭来。她强忍泪水默默站在一旁。此后，她一边四处奔走寻访名医专家，鼓励我安心配合治疗；一边买来哑铃，督促我坚持康复训练。一次康复测试中，我不慎失手，将哑铃重重砸在左脚上。她眼含泪水用剪刀一点点剪开我的胶鞋，仔细清创、消毒、上药，动作娴熟利落，俨然一位专业的护士。

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治疗与康复训练，我左臂萎缩的肌肉逐渐好转，手掌抓握能力也慢慢恢复，甚至能够稳稳提起灌满水的暖水瓶。

1988年春节，在首长、战友与双方家人的真挚祝福中，我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那时，她已复员回到南昌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相守。

1989年7月，我从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。组织体恤我身体的伤残状况，将我调整到江西省军区原政治部任职，就此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。随着儿子的降生，我们拥有了一个完整安稳的小家。

可我的创伤后遗症，早已成为生活常态。每逢阴雨天、季节交替，甚至三餐

前后，剧烈的疼痛便如梦魇般袭来，肆意撕扯着我的身体。心理创伤与身体病痛的双重折磨，让我的性情日渐焦躁，时常陷入无人理解的低落与迷茫。是她，用不离不弃的坚守，将满身伤病的我，从生活的困境中一点点拉了出来。

每天清晨，她总是第一个醒来，轻手轻脚熬制养胃热粥；每个我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入睡的深夜，她都会守在床边，用温热的掌心一遍遍为我按摩麻木僵硬的左臂，缓解我的疼痛与不适。

担任宣传干事期间，我每年有大量时间要深入基层部队。每次我出发前，她都会细心整理好我的换洗衣物，一遍遍叮嘱我镇痛、安神药物的位置与服用剂量，事无巨细地交代我在外的饮食起居事项。

有一次，我在赣南山区采访时，突发剧烈头痛耳鸣，当场晕厥在地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她闻讯后心急如焚，辗转乘坐两个昼夜的长途客车，来到医院悉心照料。

返程途中，我们乘坐的客车行至一处陡峭急弯路段时突发意外：车辆传动轴脱落，车子瞬间失控狂奔。所幸后来脱落的传动轴卡在路基上，才抵住车身，避免了车毁人亡的惨剧。

当时正值寒冬腊月，她在荒郊野外

追随父亲的足迹

■白华锋

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半生。

自我记事起，父亲会在闲暇之时给我讲军营的故事，有戈壁滩的苍茫辽阔，有军营里的铿锵誓言，还有炮弹出膛时的热血沸腾。每每说到中途，他都忍不住长叹。倾吐而出的军营点滴，都是父亲对军旅岁月的眷恋。

小时候，我总喜欢翻看父亲藏在木箱里的旧物，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一沓泛黄的照片，还有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纪念物品。照片里的父亲，站在苍茫的陇原大地上，身后是黝黑的热气管。他身姿挺拔，眼神里藏着年轻人的热血与赤诚。那是属于军人的风姿，也是他一生都藏在骨血里的骄傲。

父亲口中的军营，是神圣的地方；

他身上的军人气质，是我向往的光芒。后来，我默默立下誓言，一定要穿上军装，替他延续未走完的军旅路，完成他满是遗憾的愿望。我把这份执念藏在心底，寒窗苦读，只为有朝一日成为他的骄傲。

多少个日夜的拼搏终于有了结果。当印着烫金“八一”字样的军校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中时，我满心欢喜，第一时间冲到父亲面前，将通知书拿给他看。父亲兴奋得像孩子一般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好，好！圆梦了……”

当远行的列车缓缓启动，父亲移动着脚步随列车前行，嘴里不停地嘱咐我：“在学校好好学、好好干，你是爸爸的骄傲……”看着父亲的身影逐渐变小，我的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。

相爱相守

我与妻子的相识，是一段镌刻在青春岁月里的浪漫际遇。

1983年盛夏，一列南下的绿皮火车在铁轨上疾驰。窗外无垠田野飞速倒退，车厢里人声鼎沸、行李交错，满是奔波的烟火气。整节车厢唯有我们俩身着绿色军装，又恰好比邻而坐。一场命中注定的遇见，就此悄然开启。

她叫解芹，是江苏镇江姑娘，年少时随从军的父亲迁居南昌，彼时正戍守闽地，是原福州军区某部战士；而我，是来自赣南山区小县城的客家人，在原南京军区某部担任军械员兼文书。一路同行，我们分享家乡特色零食，畅谈军营日常、故土风情，谈笑间尽是年少军人的纯粹与赤诚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了书信寄怀、电话传音的交往，彼此分享军营点滴趣事，交流训练执勤心得。

不久，任务突至，瞬间阻断了我们的所有联络。我随部队奔赴边疆前线，根本无暇顾及远方的牵挂。

我的杳无音信，让她陷入了莫名的担忧与茫然。她一次次拨通电话询问，总机却始终以“部队外出执行任务”为由回复；她寄出的一封封书信，尽数石沉大海，没有等来只言片语的回音。

直到第二年，我作为全军英模报告团成员，来到福州。在欢迎的人群中，我们终于重逢。长达一年多的失联，这一刻，她终于有了答案。

报告团行程紧凑，我们仅有匆匆寒暄的片刻光阴。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轻轻抚摸我左额被弹片嵌入的伤疤，眼中满是心疼。

面对这份真挚的感情，我却满心顾虑：当时我的左眼被弹片夺去光明，左肩锁骨碎裂、手部神经受损，连抬左手都成了奢望，头部、胸腔至今还残存7枚弹片……我怎忍心拖累眼前这位我满心珍爱的姑娘？

看到我的迟疑，她目光坚定：“我们都是军人，你为国戍边、舍身负伤，我与你相守、为你疗伤，一切都值得！”

结束全国的巡回报告后，我的左臂

家风

天边星芒映夜，军营晨号破晓。每每面对此情此景，我的心中总会忆起父亲。

岁月如静水流深，淌过我半生风雨，却始终冲不散我心底父亲的模样。那些散落在流年里 的碎片，有西北戈壁的浩瀚长风，有父亲一身戎装的挺拔身影，是我毕生追逐不息的军旅情怀。

青年时，我追随父亲的足迹，参军入伍。历经时光磨砺，我终于长成父亲心中期盼的模样。遗憾的是，父亲没能亲眼看到我披甲戍疆。20余载军旅生涯，每当我想起父亲，心头便漫开绵绵思念。

父亲的青春岁月，尽数挥洒在西北戈壁的风沙之间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他背起行囊，告别故土，踏上西行的列车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。5年的军旅时光倏忽而逝，由于家庭现实所累，父亲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装，复员回到家乡。

虽然离开了军营，父亲仍不改军人本色。返乡之后，他成为一名教师，在



军娃天地

家里有一只磨损明显的行李箱，箱角磕掉了漆，拉链换过好几回，却仍稳稳立在玄关，像是守着我们一次次出发与归来的记忆。

那些年，丈夫野外驻训、战备执勤等任务接踵而至。一年到头，他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皮妞刚上小学那年，丈夫结束了半年多的野外驻训。当他风尘仆仆地推开家门时，皮妞没有冲上去撒娇，而是静静地站在玄关望着他。丈夫蹲下身，张开手臂，满心愧疚地问：“爸爸好久没回家，皮妞有没有怪爸爸？”皮妞轻轻摇了摇头，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着爸爸的迷彩服衣袖，声音稚嫩又认真地说：“不怪爸爸，老师说，解放军是保护国家的。爸爸最厉害，要保护好好多多人。”

短短一句话，听得他一个硬汉眼眶发红。也就是那一刻，我才明白——我的皮妞，早已在那些等待爸爸的日子里，悄悄读懂了这身军装的分量。

丈夫每次归队，总是趁天没亮就走，怕皮妞醒来看到会哭。有一回凌晨，我起来给他添件厚衣裳，发现皮妞不知什么时候醒了，抱着自己的小毯子，赤着脚站在房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却一声不吭。丈夫抚了摸她的小脑袋，轻声说：“爸爸要回部队了，皮妞在家要乖乖听话，好好读书，照顾好妈妈。”她用力点点头，紧紧拽住箱子的拉杆，小声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，爸爸要保家卫国。”

无数个夜晚，皮妞依偎在我身边，掰着小手细数日子：“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每逢假期，我便会拖着家中那只箱子，带上皮妞，挤绿皮火车，跨山河路途，奔赴千里之外的军营。还记得皮妞第一次出远门，坐在这箱子上，小脚丫晃来晃去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妈妈，爸爸的部队远不远？”

在那些辗转千里的日子，这箱子装过丈夫的换洗衣物；装过我给丈夫带的家乡美食、腌菜、腊肉，或是他爱吃的酥糖；也装过皮妞塞进去的、皱巴巴的画——画上3个小人手拉手，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“我们一家”。

来队探亲那些天，军营大院内的小孩子们混在一处玩耍，结伴去操场边追蜻蜓，蹲在草丛里数蚂蚁。皮妞认识了一群境遇相同、牵挂一致的军娃伙伴。孩子们惺惺相惜，没有孩童的骄气任性，反倒多了几分互帮互助的懂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小伙伴因为想爸爸闷闷不乐，皮妞主动上前安慰：“别难过，爸爸在守护祖国，很快就会回来，我们要乖乖长大哦。”

多年军旅，丈夫缺席了太多孩子成长的瞬间——皮妞第一次走路、第一次开口说话、以及无数次家长会。多少个疲惫的夜晚，我对着那 只空荡荡的行李箱失神，那里面似乎还残留着军营大院的味道。

如今那箱子早已磨损严重，箱面上的裂纹像老院斑驳的墙皮，拉杆也缺了一截——有一年探亲路上，皮妞非要自

母爱抵达高原

■刘冰

念亲恩

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，寒风如刀，肆意切割着荒芜的大地。每一次呼吸，胸腔都能清晰感受到空气的稀薄。但母亲的关心，却似乎总能突破这遥远的距离。

“娃啊，妈给你做点辣椒酱寄过去吧”“妈给你做点月饼寄过去吧”“咱这边苹果下来了，给你寄点吧……”核桃呢，你那边没有核桃吧”……每次和母亲通电话，她总想把家里的好吃的给我寄过来。在她心里，或许这样就能让我在相隔3800公里的雪域高原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我家离乡镇30公里远，得翻过两道山沟才能到达快递站。再加上父亲长期在外，家里只靠母亲一人撑着，为了不忙碌一天的母亲再为我操劳，每次通话我都会拒绝她的一番心意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们这啥都不缺，水果每天都有，肉菜顿顿都有，伙食好得很！”

我一直以为，我的“拒绝”能让母亲省心。直到那天，班长在门口对我喊：“快递到了，有你的包裹！”我满心疑惑——最近我并未购物。当我把那个沉甸甸的箱子抱在怀里，看到寄件人栏里母亲的名字时，我感到心头一震。

“妈，你咋有我的地址啊？”我当即拨通母亲的电话。“每次问你都不说，幸亏你爸存着，给我发过来了。”电话那头，是母亲带着笑意的声音，“辣椒酱和月饼容易坏，得赶紧吃啊。”

我拆开快递箱的瞬间，干燥的雪域风里，忽然闯进一股熟悉的家乡气息。母亲在箱底垫了两层防潮纸，还塞了包

满载记忆的行李箱

■梁艳芳

己拖箱子，摔了一跤，磕掉的。我没舍得换新的，因为每道划痕里都收藏着一段旅途，每个锈迹里都镌刻着我们的别离和重逢。这只箱子就像一叶小小的舟，载着我们娘儿俩，渡过一条又一条名为“等待”的长河。

我的皮妞，在等待与奔赴中悄悄长大了。箱子里的东西也在不断变化，从她小时候的绘本、识字卡片，到考试卷子、课外书。一次与丈夫视频通话时，我问她爱不羡慕别人有爸爸天天陪伴，她眼神澄澈、语气坚定：“我不羡慕，我为我的爸爸骄傲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才知道，别离与等待从未让她心生埋怨，反而让她早早读懂了奉献的意义和坚守的价值。她不羡慕别人有爸爸天天陪伴，因为她知道，爸爸的肩上有更重的责任。

戎装在身，使命在前。丈夫把青春献给了军营，我和皮妞则在一次次拉开、合拢行李箱的过程中，学会了坚守与担当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会继续守着这只磨旧的箱子，守着等他归来的灯火。

晒干的金银花。包裹里的月饼、辣椒酱、护手霜等物件被分门别类装在不同的密封袋里，还有提醒我尽快吃的备注标签。

母亲的爱总是这样细腻。记得刚“上山”的那段时间，我趁休息时与母亲视频通话，但我忽略了自己正戴着氧气面罩。视频接通的那一刻，母亲看到我的样子，眼泪立马流了下来。“哎哟，哭啥呢，这上边氧气少，平时就得多吸氧，这是正常情况。”我知道母亲肯定想严重了，连忙解释。“妈知道，妈知道，你自己照顾好。”母亲一边抹眼泪，一边说，声音颤抖着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。从我记事起，便没见过她流泪。但当她见到我带着氧气面罩的样子，即便她并不知道高原到底是什么状况，心疼的泪水依然会忍不住流下来……

我拿起月饼咬了一口，五仁馅儿的甜香在嘴里化开。我仿佛看到母亲骑着车，在坑洼的山道上一路颠簸翻过山沟，趴在快递站的柜台上，反复核对我的地址。她定会拉着快递员的手叮嘱：“这是寄给在高原当兵的儿子的包裹，麻烦你们尽快派送。”说话时还可能忍不住抹一抹眼角。

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，3800公里的路程，快递穿过茫茫戈壁与草地，走了整整8天。而母亲的牵挂，在她细心分装物品的时刻就已启程，随着快递车的跋涉，抵达这皑皑雪山。

看着塞得满满的包裹，我忽然明白，这跨越漫漫路途的，不只是一个箱子，而是母亲亲手打包的、可以触摸的爱。在这乱石与冻土遍布的高原，母亲用她朴素的方式，为我筑起一道能抵御寒风、扛住思念的温暖屏障。

家庭秀

宝贝啊
你是我心头的花
看不够你可爱的脸庞
听不够你口中的唧呀

妻子的眉眼弯弯
是温柔，是宽溺
多少个日夜的操劳
此刻，请让我尽力分担

想带你触摸头顶的云朵
想和你永远依偎在一起
宝贝啊
愿你在这绿色军营
安然长大

孔零然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二级上士李迪的妻女来队探亲。图为李迪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家人。

李阳刚摄